

纪录片解说的理性判断与情感表达

——以纪录片《盛世修典》解说为例

姜华彪

摘要：纪录片解说作为纪录片创作的重要元素，是纪录片表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作品中发挥着阐释信息、渲染气氛、烘托情感、弥补画面不足等重要作用，是纪录片“调性”确立的重要一环。笔者从事纪录片解说十余年，曾参与浙江卫视《盛世修典》、CCTV9《故事中国》、CCTV7《军营的味道》、上海电影集团电影《诗与真》以及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作品《重走坦赞铁路》等作品的解说。本文以纪录片《盛世修典》为例，从实践角度阐述笔者在解说创作过程中的体会和思考。

关键词：解说 播音 语言表达 纪录片《盛世修典》

在纪录片解说的创作过程中，解说的依据是解说词，同时又受制于影像画面，是连接文字和画面的纽带桥梁。它以“听”的形式存在，在视听传播中与“视”是一对孪生同胞，解说“好不好听”甚至直接影响作品“好不好看”。纪录片导演通常对解说的挑选十分重视，对解说的要求也非常苛刻。什么样的解说是好的解说，如何努力达到与作品高度吻合的解说境界，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重点。

一、解说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一）准确领会和表达导演的创作意图

一部作品的创作必有其时代背景和创作初衷。以纪录片《盛世修典》为例，该片通过记录

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数字化汇聚过程，展现《大系》国宝级绘画中蕴含的博大精深、浩瀚恢弘的文化内蕴，彰显文化自信。由此判断，解说的总基调应该是明朗、自信、富有朝气的。

在解说中，娓娓道来的讲述是满足作品历史叙事的需要，鲜活生动的描述是呈现片中艺术品形象的需要，态度鲜明的论述是表达作品政治文化见解的需要。解说的语态在讲述、描述、论述中来回穿插转换，都需要理解和领会导演想要表达什么，或是借此表达什么，以及究竟在表达什么。

感情的自然流露是进入导演叙事意境的基本要求，但相较于“宣泄式”的情感表达，对内容的理性把握以及分寸适当的情感表达才是作品所真正需要的。这是因为在作品面前，我们是以现代人的视角理性客观地回望过去、看待过去，而非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因此，“控制而非宣泄，审视而非沉浸”的叙事表达一直是笔者的创作主张。这一想法也契合了导演的创作意图，得到了导演的认同。

(二) 基于解说词的传情达意和二度创作
《盛世修典》大篇幅讲述的内容发生在古代，纪录片无法给予观众直接的视觉信息，不能以影像的形式展现人物当时的生活。解说在片中弥补了影像的不足，将影像欲展现而又无法展现的信息做了有力补充。

解说的主要任务是基于解说词的传情达意，是将文字的书面表达转换成声音形式的口语化表达，将作者想要表达的信息说给受众听。因此，将文字意思说清楚是最基本的任务。在此基础上，赋予作品听觉上更多的艺术美感，是解说要完成的更高的任务。

(三) 和谐得体地融合于画面、音乐之中
作为视听语言的一部分，解说要和谐得体地存在于画面和音乐之中，实现视觉与听觉的和谐统一，反之，就会出现违和感，导致语不达意、言不搭调。这里，“统一”的基础显然是作品的整体“调性”。解说的语言风

格应当遵从片子的“调性”，与作品的气质保持高度统一。

二、解说至少要符合两大标准

好的解说一定能为作品锦上添花。那么，什么样的解说才是好的解说呢？笔者认为，它至少应符合以下两个标准。

(一) “合槽”与“合拍”

这里的“合槽”指的是解说与画面协调一致，调性一致、节奏一致、基调一致、审美一致。避免出现解说与画面脱节、节奏与画面“脱轨”。“合拍”是指解说要贴合视听语言节奏，既要贴合影片的音乐节奏，又要贴合画面的镜头运动节奏。

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在他的著作《电影语言》中说，“所谓电影节奏并不意味着抓住镜头之间的时间关系，而是每个镜头的连续时间和由它所激起并满足了注意力运动的集合。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时间节奏，那是一种注意力的节奏。”^①笔者认为，“注意力的节奏”在纪录片中的体现亦是如此，比如《盛世修典》第二集对《千里江山图》的描述中，有静止的镜头，也有运动的镜头，并与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实景演出镜头进行了混剪，形成了富有规律且连续完整的运动节奏，一气呵成，让《千里江山图》这幅美轮美奂的画作瞬间“活”了起来。

解说词这样写到：“《千里江山图》中，山水间依势布有村落、小径、人物、舟艇、亭桥等景物。再仔细观看，山间有住宅、园林、书院、寺庙、旅店，人物有运货的、访友的、骑马的、徒步的、观景的。水中有渔船、货船、客船。船上有摇橹的、撑篙的、撒网的，一派和平安详的太平盛世景象。”^②如果单看文字，只能感受到不同事物的变化，通过分析，最多能联想到景别的变化带来的不同意境。但是，结合画面剪辑节奏和音乐节奏的推进，解说就产生了与之对应的轻重缓急、疏密有致的节奏变化，呈现出一种“进行时”和“推进感”，从而达到引导受众注意力和激发受众情绪的目的，使其与作品

更完美地“合拍”。

（二）“合情”与“合理”

“合情合理”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是对一种处事法则完美程度的概括，但在这里，笔者想表达的是纪录片解说创作中“感性”与“理性”的两个方面。

“合情”首先要求解说是有情绪的、饱含情感的，同时，分寸又是适度的，能够吸引观众、打动观众，引发受众的共情。

“合理”即“合乎理性”，符合文稿的语义内涵和叙事逻辑。这要求解说者要在备稿上下足功夫，对于高度凝练的文字“广义备稿”，知晓其背景和来龙去脉，有“大局观”和整体意识，让表达符合文字理性的意图。

三、达到理想解说境界的方法路径

从实践角度看，如何达到理想的解说境界呢？笔者认为，至少有这样几点。

（一）从整体出发——把握作品“调性”

以解说《盛世修典》为例，当拿到解说词，看到大篇幅的内容在讲古代绘画，如《宋画全集》《女史箴图》《五牛图》时，它们蕴含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浩瀚恢弘的文化内蕴，因此，厚重感不可或缺。同时文中大篇幅着墨于绘画的细节之美，阅读时脑海中便已浮现画作的形态、颜色以及画中细节，鲜活感油然而生。文本中穿插的设色雅致、美轮美奂的插图带来的视觉冲击感，正是解说鲜活感的物质来源。

如何从解说上体现作品的历史性、艺术美和视觉冲击力？“厚重、文雅、鲜活”是笔者对解说语言特点的初步判断。“厚重感”对应了作品的历史性；“文雅”对应了作品的艺术美；“鲜活感”对应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

（二）从细节处着手——挖掘内在语

无数个细节构成了整体，从细节处着手，力求每一段、每一句、每个词、每个字的精准表达，才能保证一个完善的整体。

解说将书面文字进行声音语言的转化。如何转化好？重要的是能准确地把握文字交代的信息和蕴含的信息，前者“显”而后者

“隐”。如何表达好细节？笔者认为，备稿是关键，尤其是挖掘解说词的内在语和潜台词，揭示语句本质。只有仔细地咀嚼文字，“深挖一铲子”，才能将隐含于文字中的内在语挖掘出来，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表现出来，使表达更加精准、到位。

（三）形象感受——细节把握的关键

“语词形象的感知是播音感受的起点，形象感受是播音感受中最基本的要素。客观事物、稿件文字作用于播音员的感受，引起了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空间知觉、时间知觉、运动知觉的运动，形成一系列相应的形象的感知。”^③形象感受是在回忆和想象中完成的，解说者所面对的文字内容不可能是自身完全熟悉和了解的，这是二度创作的局限性所在。如何将文字进行生动、形象、传神的表达，形象感受是关键。只有我们的脑海和思维中有想象和思维活动，我们的语言表达才有可能做到真实可信和生动传神，我们都未曾感受过的表达，不可能让受众信服，更不可能打动受众。

那么，如何产生形象感受？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将文字中的细节和我们的生活经历链接起来。例如，作者在文中描写树，树的形象如何？我们最容易做到的是回忆我们人生中见到过的那些树，如：故乡村口的那棵老树，小时候爷爷经常在下面乘凉的那棵柿子树，几时常和伙伴们去掏鸟窝的那棵板栗树等等，这些鲜活的形象很容易在清晰、温情的记忆中一下子涌现出来。我们和作者的人生经历不同，但是我们的生活内容一定有相同之处，这便是文字信息和我们生活经历相链接的依据。唯有这般对待细节，赋予文字细节具体、真实、生动的感受，才能让文字承载的内容在表达中“活”起来。

（四）沉浸感——与受众共情

这里所说的沉浸感有两层含义，作为创作主体，沉浸感是对我们想象力的要求，只有想象活动进行得足够丰富、充分、真实，完全沉浸于我们所构想的世界，我们的语言

才会生动鲜活，才会足够有吸引力。从受众角度看，沉浸感也是对传播效果的最理想化设想。何为沉浸？引起受众注意，引导其进入创作者构想的世界，使其融入其中并沉浸其中，成为“曲中之人”或“画中之人”，进而引发情感共鸣。

在《盛世修典》第二集中，有一段对宋代点茶的描写。影片中，点茶非遗传承人彭克荣一边向游客讲解《撵茶图》《文会图》和《货郎图》点茶器皿和技法的区别，一边现场演示点茶，游客直呼“好香啊”。如此生动的特写画面，条件反射般地勾起了屏幕外观众的嗅觉反应，让人仿佛闻到了沁入心脾的茶香味儿。对于解说者而言，这种沉浸感是基于生理本能的，也是语言表达最理想的身心状态。正如知名演员张颂文所说，“任何高级的内心反应，有时候都不如演生理反应来得美妙”^④。对于语言艺术创作活动而言，“高级的内心反应”正是经由“场景沉浸”到“身心沉浸”的跃升，进而达到把受众代入场景，与受众共情的效果。

（五）“度”和“变”——语言表达的美学追求

“‘度’就是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度’是一种经验的尺度；‘度’其实也就是‘美’，正是‘度’创造了各种形式感。”^⑤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如是阐述“度”的内涵。李泽厚先生在文中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远古时代狩猎者投标枪，投远了不行，投近了也不行，一定要恰好，才能打准。对于狩猎者来说，“度”关乎生存。

对于语言艺术创作来说，“度”的恰到好处是至高的艺术境界和美学追求。它是经验的尺度，无法用理性法则来量化，只能依靠感觉和直觉来实现。因此，对“度”的把握也是最难。

那么，面对“度”的模糊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我们真的不可捉摸、无从把握了么？笔者认为，也不尽然。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合理的思维想象，真实的情感流露，自然的身心

反应，都会造就灵动优美、恰到好处的语言表达。对“度”的把握，也体现为“变”。但这种“变”不是目的，而是过程，不是为“变”而变，而是创作主体对文字描述的客观对象准确、形象、一一对应的身心反应。

“变”是语言表达的精髓。解说者没有内心感受的波动变化无异于“读字机器”，没有变化的冗长重复只会让受众产生倦怠和审美疲劳。因此，“变”中有“度”的表达是引起受众兴趣并让其保持持续关注的关键。

四、结语

纪录片解说受制于纪录片的叙事风格。纪录片的纪实性、客观性，决定了纪录片解说不可能像其他语言表达艺术形式那样富有戏剧张力和“表演性”，而是完全服务于作品的叙事功能。怎样的叙事是理想的叙事、优美的叙事？就解说而言，笔者认为，它需要理性的判断，更需要情感的表达。过度的感性会让语言的情感表达变得夸张，而过度的理性又会使语言的表达缺失情感的要素。因此，对“度”的把握是对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与统一。它就像在字里行间“戴着镣铐跳舞”，在“随心而动”间展现感性之美，在合乎创作目的的理性审视中实现其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①（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

②范捷平《纪录片〈盛世修典〉第二集创作脚本》，2022年6月出版，第15页。

③张颂《中国播音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年01月01日版，第220-221页。

④搜狐网《张颂文再一次被夸上热搜，这次不同的是电视与中戏联手夸的》，2023年3月24日，http://news.sohu.com/a/658677742_121652633。

⑤李泽厚《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第60页。

（作者单位：温岭市融媒体中心）